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 ·



赫 尔 岑 传



[苏联] 弗·普罗科菲耶夫著

商务印书馆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赫 尔 岑 传

〔苏联〕弗·普罗科菲耶夫 著

张根成 张瑞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尔岑传 / (苏联) 普罗科菲耶夫著; 张根成, 张瑞璇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7-100-02187-1

I. 赫… II. ①普… ②张… ③张… III. 赫尔岑, A.I. (1812~1870)-传记 IV. K835.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0061号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赫 尔 岑 传

[苏联] 弗·普罗科菲耶夫 著

张根成 张瑞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187-1/K·483

199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345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4 1/2 插页 1

(60克纸本)定价·17.60元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当然，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同时也陆续增加一些新选题。采用原译本排印，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译者的话

《赫尔岑传》系高尔基于1933年创始的《名人传记》丛书之一，是B.A.普罗科菲耶夫的一部力作，1979年由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大部分，共10章，32万字，并附有赫尔岑生平和活动大事年表以及参考书目。作者详细介绍了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文学家赫尔岑不倦探索和顽强战斗的一生，正确评价了他的文学和哲学功绩以及他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是苏联有关赫尔岑研究的一部较有权威性的著作。

赫尔岑作为站在贵族革命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两代人“交界点”上的革命活动家，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思想，毕生献身于俄国的革命运动，被列宁誉为举起伟大斗争旗帜来反对沙皇的“第一人”。本书围绕着他由空想社会主义走向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由对沙皇制度抱有幻想到踏上反专制制度的道路、由悲观徘徊到确立坚定革命志向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他由自由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转变的思想发展过程，向读者展示了十九世纪俄国和西欧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历史画面，介绍了俄国和西欧当时的各种思想流派及其斗争、各派代表人物及其政治态度，从而使读者对十九世纪俄国和欧洲历史留下深刻而生动的印象。

赫尔岑一生经历了曲折、流离的生活，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本书除介绍他的《往事与随想》、《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等卓越著作外，还介绍了他以往鲜为人知的著述，如他的早期哲学论文；《自然研究通信》、《一个青年人的札记》、《来自彼岸》等。本书

以他的著述和书信为线索,按照时间和事件顺序,翔实而突出地介绍了赫尔岑的生平和活动。这些著作不论对研究赫尔岑的思想发展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还是对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政治思想史,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赫尔岑传》虽属传记题材,却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作者不仅本人文笔娴熟,功力深厚,语言朴实流畅,且在书中节录了像赫尔岑、普希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名家的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使作品增辉添彩,更显得生动活泼,有趣而可读。因此本书不仅对史学工作者是一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作品,而且对广大读者也不失为一部陶冶情操并从中得到富有哲理性启迪和文学享受的佳作。

本书在发排前承蒙张志诚同志仔细审校,特此致谢。

1986年10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1
1. 往事和少年的誓言	1
2. 大学生活与被捕	44
3. 流放的日子	86
4. 在新的流放地	135
5. 莫斯科与彼得堡	169
6.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	201
第二部分	245
1. 在国外	245
2. 日内瓦	300
3. 伦敦	334
4. “解放”与改革	374
5. 晚年	402
赫尔岑生平和活动大事年表	448
参考书目	451

第一部分

1. 往事和少年的誓言

到十九世纪初，莫斯科在其存在的700年里，曾先后烧毁七次：1445年7月14日、1493年7月28日、1547年6月21日、1571年5月24日、1626年5月3日、1737年5月29日。

最后一次为1812年9月8日。

到9月7日，莫斯科的大火还在逞威。人们的叫喊声在血红和灰黑的火焰狂舞咆哮声中，渐渐沉寂下来。大火的轰隆声也不断传进克里姆林宫的皇帝议政厅。褐红的火光映红了所有的窗口，使枝形烛台油灯的萤光黯然失色。

拿破仑身穿行军服装，迈着沉重的步子，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来回走着。他不时从窗口向外望望，在仔细谛听。他阴沉，愤恨，而且……显得张惶失措。这种复杂的感情深深地刻划在他那张苍白的脸上。皇帝说的话听起来令人感到多么奇怪。拿破仑在生气，在……抱怨？胜利者的说话应该是另外一种调子。

大厅中央站着一位已过中年的人。身穿缀有铜钮扣的旧短猎装，一双肮脏的皮靴，未刮胡须，这一切同皇帝议政厅、同周围墙上色调鲜明的斯拉夫图饰极不相称，同拿破仑也不相称。这可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啊！

拿破仑从窗口猛一转身。

“您愿意把我的一封信送给皇帝吗？”

“……‘薇拉·阿尔塔莫诺芙娜，您再给我讲一回法国人进莫斯科的情景吧，’我一边在小床上伸懒腰，一边央求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著名的《往事与随想》就是以这些话开头的。

事情是那么凑巧：赫尔岑就出生在“1812年这个动荡的年代”。拿破仑的军队进入莫斯科的时刻，舒什卡（家里人对他的亲昵称呼）生下地才五个多月。战争、大火，他都没有印象。等到他能听懂薇拉·阿尔塔莫诺芙娜保姆、父亲和父亲的许多熟人讲故事的时候，这些故事的题材已被多次反复叙述、经过不断的精练加工，已成为很完美的故事了。赫尔岑的父亲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通常就是这样叙述用来飨客的，似乎把自己也归入了伟大战争参加者的光荣行列。谈到他与拿破仑的会见，他就是与法国皇帝交谈的那位未刮胡须、身上散发着焦糊味的、给俄国沙皇送信的“信使”。

后来，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他是博罗基诺战役^①和别列津纳河^②战斗的英雄，常来莫斯科雅科夫列夫家宅邸作客。1813年，他在莱比锡“民族之战”^③中，曾指挥俄国和普鲁士近卫军，是荣膺同拿破仑作战圣乔治二级勋章为数不多的将领之一。舒什卡喜欢趴在他背上或沙发上听他讲故事，“他迷恋于这些打仗的故事”，并……渐渐入睡。“莫斯科大火、博罗基诺战役、别列津纳河战斗、攻占巴黎，这些故事都已成为我的摇篮

① 博罗基诺村在莫斯科以西110公里处，这次战役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库图佐夫指挥的俄军使拿破仑率领的法军蒙受重大损失后向莫斯科撤退。——译者

② 别列津纳河系第聂伯河的支流。1812年，拿破仑残军由莫斯科退却在渡过该河时被全部歼灭。——译者

③ 1813年10月，拿破仑同各国联军（即英、俄、普、瑞典、西班牙反法联盟，奥地利后来加入）在莱比锡展开决战，双方投入的兵力约60万。这次战役是各国反对拿破仑压迫和统治的大会战，称“民族之战”。法军大败。——译者

曲、我的童年梦幻、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并打算长大后去从军。”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那些老同事、伊兹马伊洛夫团的那些战士，也有许多故事好讲呢。写在团的乔治旗帜上引人注目的题铭：“为纪念1812年抗击敌军并将敌人逐出俄国疆土的战斗”。那不是毫无缘由写上去的。

1812年的卫国战争已永远成为过去。俄国军队已经从国外远征归来。拿破仑的“100天”已电闪雷鸣般轰隆而过，而在莫斯科，雅科夫列夫一家依然沉浸在回忆中。“我母亲和我家的仆人，我父亲和薇拉·阿尔塔莫诺芙娜不断回想起那些时间是离得那么近、是在他们身边发生、而来得又那么突然的可怕的日子，感到非常震惊。”

战争对雅科夫列夫一家来说，确实太突然了。公爵夫人安娜·鲍里索芙娜·梅谢尔斯卡娅（赫尔岑祖母的亲姐妹）的住宅着火了。雅科夫列夫一家当时就栖身在公爵夫人住宅的厢房里。大火蔓延，特韦尔林荫道两旁的树木也燃烧起来。他们携同家仆、抱着吃奶的舒什卡，冲出大火，费了好大劲才来到赫尔岑的姐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的住宅。然而，这里也烈火熊熊。他们将就在花园里安顿下来，但随即被一群喝得醉醺醺的法国士兵发现，接着是一阵哄抢。雅科夫列夫一家和家仆不知不觉走到了特韦尔广场，他们“简直已无家可归”。

法国人强迫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去扑灭总督府邸周围的大火。陷于绝境的雅科夫列夫向一名意大利籍军官诉说（用意大利语）自己一家的悲惨境遇。军官答应将雅科夫列夫的境况向火光熊熊中的莫斯科总督莫蒂埃元帅，特列维兹公爵^①报告。莫蒂埃

^① 爱德华·莫蒂埃·特列维兹公爵（1768—1835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元帅，曾参加1812年的侵俄战争，任莫斯科总督。——译者

想起在巴黎曾多次见过雅科夫列夫，便将他的情况报告了拿破仑，赫尔岑的父亲因而于第二天到了拿破仑那里。

这里需要稍稍谈一点关于雅科夫列夫一家的情况，否则很难理解拿破仑何以只凭一句许诺的话便放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离开了莫斯科，而且还让他在短猎装的衣袋里装一封带给俄国皇帝的信。

亚·斯·普希金对家谱、尤其对自己的出身极感兴趣。他自豪地说，他的祖先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时常”见之于我国的史册。赫尔岑对自己的出身，无论在《往事与随想》、还是在书信中，都没有显露出这种兴趣。他可是个“非婚生子”，甚至他因供职获得的贵族身份也没有赋予他享有雅科夫列夫家族姓氏的权利。然而，他的父系祖先——苏霍沃-科贝林、罗曼诺夫、科雷乔夫、舍列梅捷夫家族^①等，在每一页史书上都能见到。雅科夫列夫的姓氏已载入《全俄帝国宗族总谱》第二部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雅科夫列夫，即《往事与随想》中的“化学家”，赫尔岑的堂兄弟，是雅科夫列夫家族中享有这一姓氏的最后一名代表。

雅科夫列夫家族虽没有爵位，但却是古老而显贵的门第。家族的首祖雅科夫·扎哈里耶维奇(死于1530年)是莫斯科伊凡三世大公执政时的朝廷大臣。1500年，他把布良斯克和普季夫利并入莫斯科；1508年，俘虏博格丹·格林斯基。雅科夫·扎哈里耶维奇的子辈都沿用扎哈林这一尊称，而孙子辈都以雅科夫列夫-扎哈林为姓。这是十五——十七世纪的习俗，许多贵族和大臣的家族都以父名或他们的尊号为姓。十七世纪，创建俄国沙皇新王朝的罗曼诺夫家族，他们也是由尼基塔·罗曼内奇·扎哈林-尤里耶

^① 俄国历代的世袭贵族。——译者

夫-科什金而得到罗曼诺夫这个姓氏的。雅科夫·扎哈里耶维奇的诸孙是伊凡四世(雷帝)的第一妻室——皇后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芙娜·扎哈林娜的从堂兄弟。

如果仔细翻阅其中记载雅科夫列夫家族的《俄国宗族谱》(《俄国旧事》出版,第 I 期,圣彼得堡,1873 年),那就会发现,有许多俄罗斯贵族于十八世纪在续各自的家谱时,都千方百计竭力与罗曼诺夫家族“攀亲”。这完全可能,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祖先雅科夫列夫家族也没有放弃同罗曼诺夫家族的血统关系。十七世纪,雅科夫列夫家族中出了几名督军、大金库衙门长官和领地衙门长官。十八世纪,叶卡特琳娜一世女皇在位时,出了几名通事官、中将、军事委员会委员、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父亲——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娶公爵小姐纳塔丽娅·鲍里索芙娜·梅谢尔斯卡娅为妻。他们生有四子三女。彼得刚满 16 岁时,父母已先后去世,其余的孩子都还小,姨母安娜·鲍里索芙娜·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抚养他们。彼得和他的几个弟弟——列夫、亚历山大和伊万在团队里服军役。彼得在禁卫军任骠骑兵,弟弟是禁卫军伊兹马伊洛夫斯基团的战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赫尔岑未来的岳父)在从事一段外交工作后,当了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但很快被解职,并禁止进入彼得堡。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没有获得高官厚禄,退职时是禁卫军大尉。他原先在叶卡特琳娜二世女皇的宫廷服役,女皇一死,即被解职。有十多年时间,他在国外度过,没有公务的约束,带着一大笔钱,遍游各国、各大城市。在巴黎,他结识拿破仑政权中几个最显赫的人物,特别是莫蒂埃元帅,他 1812 年任被占领的莫斯科总督的职务。

莫蒂埃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毫不犹豫就向拿破仑推荐伊

方·阿列克谢耶维奇充当向亚历山大一世呈递“和平”建议的使者。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千方百计力图逃出京都到俄军驻地去，他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拿破仑的委托。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既然承诺这一任务，只得去完成并不轻松的使命。这对他来说，结局不仅可能在阿拉克切耶夫^①的宅邸里被关押一个月，而将会受到严重得多的惩处。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宽大为怀，命令释放雅科夫列夫，不追究他从敌人手中领取通行证一事，因为——沙皇不放过强调这一点——不爱国的行为是由于“他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的。此外，还有500多人借口是雅科夫列夫家的仆人和亲属，随同他们一起逃离莫斯科。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详细叙述了莫斯科的大火和父亲会见拿破仑的情景。这不单纯是由于他出生于1812年，似乎“参加了战争”。

卫国战争唤醒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尔后，赫尔岑十分准确地确定了这场战争在祖国未来历史中的意义：“全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812年的战争是俄国第一批贵族革命家、未来十二月党人道路上的里程碑。赫尔岑有权认为自己是枢密院广场英雄们事业的继承者，他从来没有忘记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②的话：“我们大家都是1812年的产儿”。的确，赫尔岑在直接和间接意义上都是1812年的产儿。后来他总是强调说，1812年的炮声激发了“俄国解放的思想”。赫尔岑引为自豪的是，他是莫斯科人，正是

① 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年)：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陆军大臣，以实行专横残暴的军阀统治著称。——译者

② 亚·阿·别斯图热夫(1797—1837年)：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与米·别斯图热夫、尼·别斯图热夫、彼·别斯图热夫为四兄弟。曾与诗人雷列耶夫共同出版《北极星》。

这座“没有皇帝”的首都莫斯科为俄国作出了牺牲，同它举行了“血的婚礼”，并“在战火中同它熔合在一起”。

赫尔岑的回忆录始于1812年，这决不是偶然的。

1812年的动荡稍稍平息之后，小舒什卡的生活如何呢？对此，除赫尔岑的回忆录外，赫尔岑孩提、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目睹者——他的表侄女，“科尔切瓦的表姐”，塔季扬娜·彼得罗芙娜·库钦娜（帕谢克）在她的回忆录《遥远的年代》中也有叙述。

雅科夫列夫一家在特维尔省和雅罗斯拉夫省的庄园里度过了一年或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返回了莫斯科。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兄长列夫在普京卡租了一栋大房子，这不是单纯的一栋房子，而是整整一座庄园，有面积很大的花园，还有许多附属房舍。赫尔岑在这栋房子里度过了十年的光阴。他毕生都铭记着那育儿室的蔚蓝色地面，花园中那些数不清的乌鸦，还有马车夫莫伊谢。舒什卡总是怀着某种敬畏的心情望着他，就像望着马厩中的神灵似的。房子的下层密密实实住满了仆役。单是成年家仆就有六十来口，而他们的孩子则没有个准数。家仆都混居一起，只有那些仆役——与主人直接接触的侍仆、奶娘、家庭女教师、厨师——才被认定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或者是兄长列夫的财产。

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前是外交官，后来任枢密官（雅科夫列夫一家就这么称呼他），当莫斯科宫内（这里虽没有宫廷）的最高侍从，监护院委员，玛丽医院院长和亚历山大学院、叶卡特琳娜学院委员会委员。他在家却成为一位稀客。他勤奋地努力完成自己繁忙的公务，“乘坐的四套马车一天中要回家套换两次强壮的马匹”，就便逗弄逗弄侄儿，发发议论，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性情随和，喜欢“娱乐”，常在英国俱乐部用午餐，晚上则往往在某处

舞场和盛大宴会上度过。萨沙降生时，年近 45 岁的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已变得性格抑郁、地地道道的书呆子，他彬彬有礼，但好挖苦讽刺，绝不饶人，喜欢在一些区区无谓小事上吹毛求疵，谁也无法预测他的变幻无常。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这样写道：“墙壁、家具、仆人——看来一切都使人感到不愉快，令人皱眉；自然，其中最不高兴的是我父亲本人。那种很不自然的宁静，仆人们的窃窃私语和小翼翼的脚步声，使人联想到的不是关怀周到，而是压抑和恐惧。……在我父亲的寝室和书房里，好几年都没有挪动过家具，没有打开过窗户。下乡时，他把自己房门的钥匙装在衣袋里带走，以免趁他不在时去冲洗地板或擦刷墙壁。”

帕谢克本人的观察，她对雅科夫列夫家的气氛、日常生活和习俗的回忆，仿佛是重复着赫尔岑上述的论述。比如，帕谢克叙述那些使她惊讶的时钟。每一房间里都摆设有时钟，它们应当走得一分不差，并且每小时必须同时发出悦耳而又嘶哑的敲打声，响彻整栋房子。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总是有病，不断治病，一年中总得召医生会诊三、四次。他最怕感冒，因此老是穿着“白羊羔皮长袍”，甚至清晨的报纸也要预先烘热了才给他送去。

玛丽娅·卡斯帕罗芙娜·赖谢尔也回忆着同样的情景。玛丽娅·卡斯帕罗芙娜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从维亚特卡，即赫尔岑流放过的地方，被带到了雅科夫列夫家。雅科夫列夫家帮助把她安排在寄宿中学上学。中学毕业后，玛丽娅·卡斯帕罗芙娜就被留在家中生活，并于 1847 年同赫尔岑一起离开俄国。

玛丽娅·卡斯帕罗芙娜与赫尔岑的父亲——雅科夫列夫相识，那时他已经是 68—70 岁的人了。当她谈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不改变他的习惯”——“甚至总是走同一条通道去盥洗室洗脸，接着从另一方向又在同一条通道走来同我们问好”时，看来她说得很对。赖谢尔写道：“他是个聪明人，他不会不理解当时的

新思想和新潮流,然而这些思想和潮流跟他的观念合不上拍子,而教养上的因循守旧又无法与新思想新潮流相调和。”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很赏识玛丽娅·卡斯帕罗芙娜,而她在谈到赫尔岑的父亲使所有周围的人都感到难以忍受的性格特征时,也指出:“他并不是一个凶恶的人”。不过他那“冗长的训诫”,“晦涩的语言”能使任何人都会弄到难以自制的程度。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外表上的体面看得高于一切。他在教养上、精神上都是伏尔泰主义者^①,他严格要求家人在规定的日子里去教堂做礼拜,而自己却“因病”从不走出房间。

尼古拉·奥加廖夫^②(他很快成为赫尔岑“忠诚的朋友”,而且差不多在同样的环境中长大)在传记著作《我的自白》中对这种家庭中的专制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或许,家庭中的专制简直就是俄国在他(奥加廖夫的父亲。——作者)那个时代一种风习。或许,他们在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对上司、对比他们地位更高的贵族老爷面前低三下四顺从的程度上,渐渐在自己身上形成下来……在屈从于上级使人感到压抑的气氛下,他们想,应当把这种使人感到压抑的气氛带到自己家里,于是,一种沉闷的寂寞气氛便笼罩在家中,而生活则悄悄地在向前发展。”

母亲亨里埃塔·路易莎·哈格(俄国习惯简单称为路易莎·伊万诺芙娜)则是另一码事了。她于1795年生于斯图加特。她的父亲霍特洛布·弗里德里希·哈格是名小职员。母亲出身于普通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死于1805年。丢下孤儿寡母四口人的家庭几乎无以为生,日子很清苦。路易莎逃到了俄国领事馆,之后跟一个几乎比她大30岁的人去俄国。这一女扮男装的情景当然很有

^①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表示不赞成的说法。

^② 尼·奥加廖夫(1813—1877年);赫尔岑的朋友,俄国政论家、诗人、革命活动家。

点罗曼蒂克，不过赫尔岑不愿意想起这件事。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他自己的意愿热爱着路易莎·伊万诺芙娜，但没有与她举行婚礼，这与没有跟大儿子伊戈尔的母亲举行婚礼一样。显然，这是地主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列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本有个儿子，但却没有娶妻；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身边有一大堆孩子，而只是在生命快结束时才与其子阿列克谢——“化学家”的母亲举行婚礼，这只是为了不让兄弟辈瓜分他的遗产。然而，舒什卡是父亲的宠儿。帕谢克甚至讲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他无限的爱”。帕谢克确信，给无限宠爱的舒什卡取了个赫尔岑的姓，“意思是说，他是心的产儿，愿以此表明自己对新生儿子的爱”。虽说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也姓赫尔岑，可他不是父亲的宠儿。父亲对他“很冷淡”。舒什卡对旁人来说，他正式被列为“有教养的人”。

据玛丽娅·卡斯帕罗芙娜·赖谢尔证实，路易莎·伊万诺芙娜对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任性百依百顺。她不能按自己的意愿结交熟人，她几乎没有什么熟人。连到城郊远足，或去剧院（比较少），路易莎·伊万诺芙娜都设法瞒过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赫尔岑谈到母亲时说，她“生性软弱”，“一个极其善良的女人，就是缺乏坚强的意志”。凡是接触过路易莎·伊万诺芙娜的人，无不指出善良是她性格上的主要特征。但在这种善良中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克制力，它使路易莎·伊万诺芙娜偶而也能为家仆说情，她也庇护过伊戈尔。路易莎·伊万诺芙娜学会了俄语，不过写东西还只能用德语，而且常常出错。可是舒什卡从孩提时起就已懂得母亲的语言。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或许路易莎·伊万诺芙娜自己还没意识到，她已以身心的健全“感染”了儿子。她没有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怪僻和偏见。塔季扬娜·帕谢克证实，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和枢密官“在一切事情上”都放纵舒什卡，路易莎·